

## 最新见于澳洲地方报章上的澳洲华人史

**Narrandera 的华人遗址一瞥** – 见 *Narrandera Augus*, 2008 年 6 月 3 日, 第 5 版

在十九世纪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和 Riverina 乃至整个新南威尔士州地区, 华人都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直到最近他们的角色从来都没有被提起。仅仅在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和 Riverina 地区华人遗址就有 84 处之多, 包括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华人村落, “唐人街”, 营地, 旧矿址, 墓地, 和集市。

华人主要是在 1850-60 年代淘金热时期流入 Riverina 的。他们大多定居在 Riverina 的五个主要城镇 Albury, Hay, Deniliquin, Wagga 和 Narrandera 的外围。Narrandera 的华人营地是其中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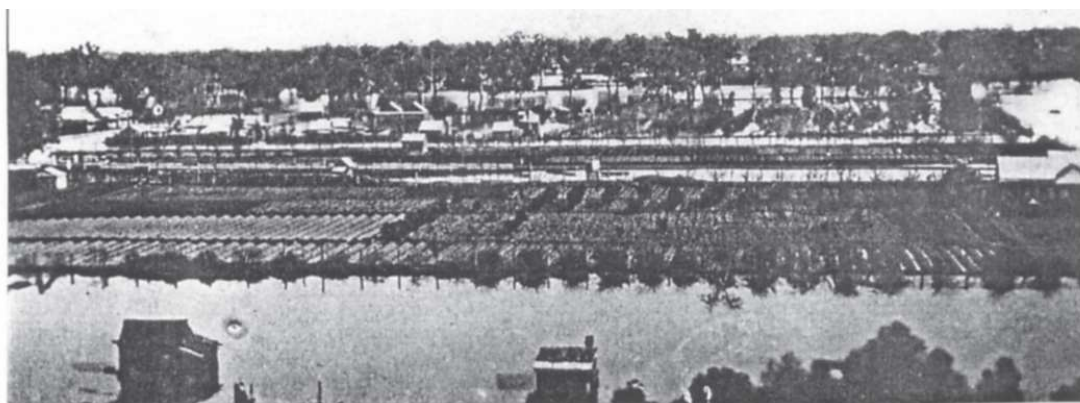


图 1 20 世纪初洪水时被淹的华人在 Narrandera 的营地, 其规模可见一斑

有意义的是, 华人流入 Riverina 并不是如其他地区那样是为了淘金, 而是在牧场上工作。对于牧场主来说, 这些营地是重要的劳力来源。华人从事多种工作, 最主要的是清理荒地, 之后是围栅栏, 修水坝, 种菜园, 洗羊毛, 剪羊毛。在镇上, 中国人在旅馆做厨子和服务生, 还有的人经商, 经营菜园。

“中国人对于当地牧场主的经济价值是无可否认的,” 麦区文 (McGowan)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访问学者博士如是说。

他引证 1888 年《城镇和乡村》杂志说, 当时开荒的白人雇佣工工作态度之差, 与华工恰成对照。“他们不照协定做工, 签合同只为了拿配给, 然后不干活就走人, 甚至顺手牵羊, 拿走工具。这和华工非常不同: 我们只与华人工头打交道, 而他无论接受了什么工价, 他们总是把工作做完, 就连他们所挣的工钱不够糊口时也是如此。他们也不会喝得醉醺醺的, 大吵大闹。”

这与 1890 年《悉尼晨锋报》一篇通讯互为印证。这篇文章的作者说, 几乎所有与他谈过话的牧场主都喜欢雇用华工。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有多么低廉——很多情况下, 中国劳工和欧洲雇工报酬相同, 甚至更高: 因为他们更加踏实可靠。

厨子和菜农更是无价之宝，他们在丛林里种出几乎所有种类的蔬菜，有时还猎兔，做所有农场里的粗重活。

据麦区文博士对华人劳工和关于他们营地的一些幸存记录的研究，这些华人合同工里有一个工头叫做 Wong Gooley。他负责接受项目，检查雇主提交的合同和工地，然后帮助华人劳工方讨价还价。Gooley 的酬劳是工程所得的 5%。检查完了以后，他会回到 Narrandera，同 Sam Yett（三逸，译音）讨论合同的条款。Sam Yett 是中国营地最有名的店主。他提供资金，提供配给，并监督华人的工作。有时候，Wong Gooley 一次会接手好几项工程，工作地区绵延几千英亩。据幸存记录，中国人看上去配给充足，生活得很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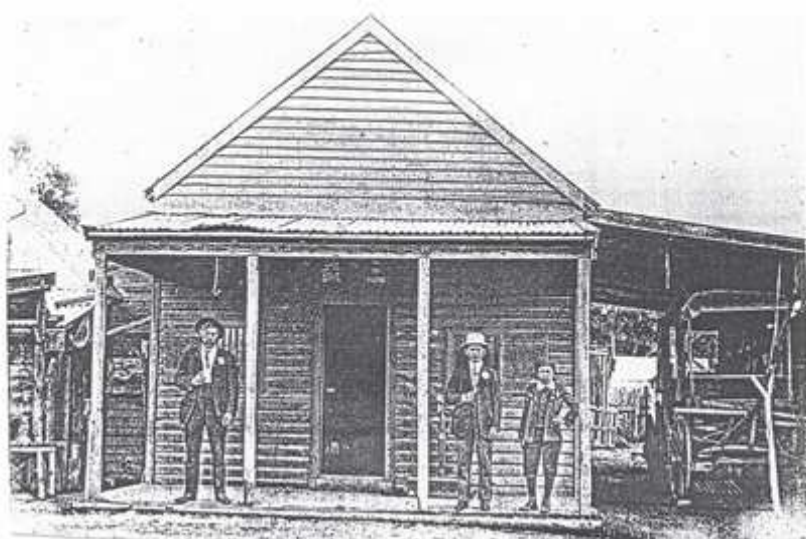


图2 Sam Yett 的商店，摄于 19 世纪中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于 Riverina 五个主要城镇中国营地的记录是由新南威尔士州警署副巡查员 Martin Brennan 和 Mei Quong Tart（枚广达）记于 1884 年的。枚广达是悉尼著名华商和慈善家。

据枚广达，当时有 340 华人住在 Narrandera。也有时候人会稍多一点，因为有些是由当地牧场主直接雇佣的华工，他们在完成合约后就直接回国。这 340 人中，有 303 名华人成年男性，九名已婚欧洲女性，10 名儿童和 14 名妓女。中国居民中有 14 人做店主助理，20 个在鸦片店里工作，10 个做厨师，12 个菜农，20 个在赌场工作，124 个做苦力，58 人没有工作。

Narrandera 营地有街道也有小巷，包括商店，庙宇，一个很大的商店，两个彩票店和几个小赌场（“番摊”，fan-tan）。后来那里又多了医院和位于汤姆逊街的英国国教教堂。很多 Narrandera 的华人皈依为基督徒；也有一些成为基督教长老会教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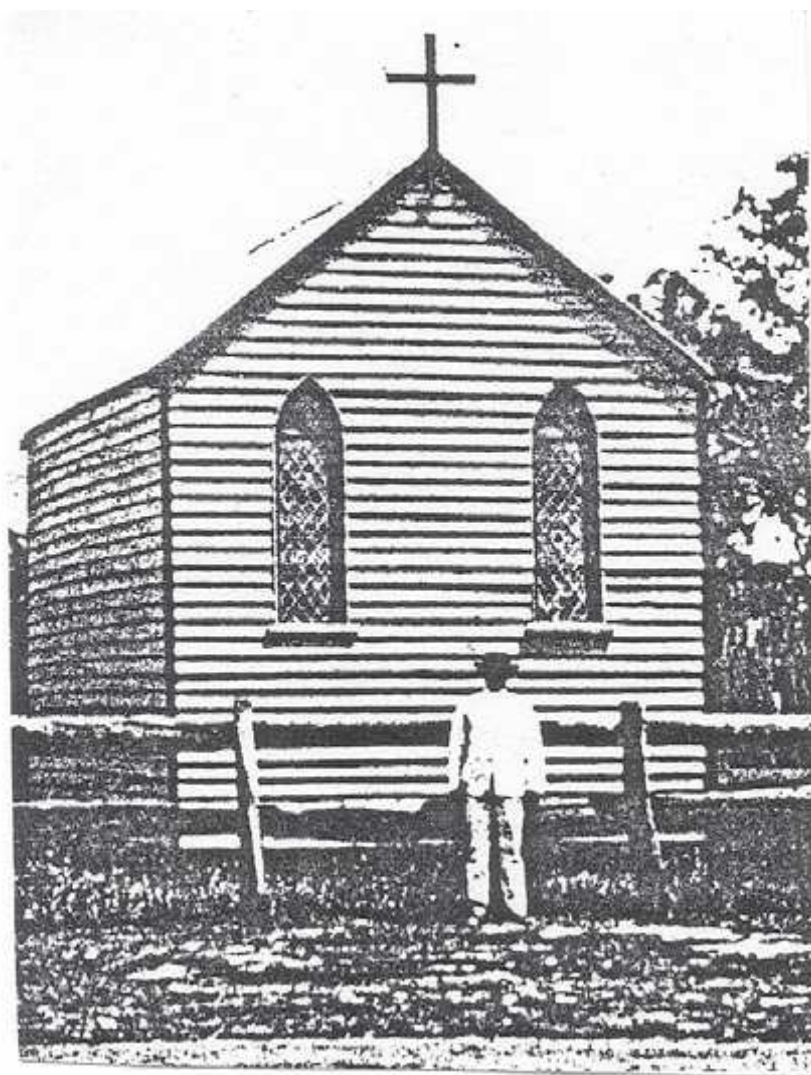


图3 华人在 Narrandera 的教堂, 摄于 19 世纪末

“Brennan 和广达都很关心当时 Narrandera 糟糕的卫生状况, 以及赌博, 吸鸦片, 嫖妓以及白人妇女那些没教养的行为。”麦区文博士说。“然而, 他们同时也指出,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 把‘教育子女看得很重’; 营地中所有适龄儿童都上学”。

“Narrandera 华人历史和遗产具有重大价值。它不仅是 Riverina 地区华人营中最大的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原址上再建建筑的营地旧址。虽然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 但 Sam Yett 店的阳台和几个地窖的遗迹仍然清晰可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人类和考古学学院的学生已经开始勘探营地旧址, 估计发掘工作将于明年开始。”

在 Narrandera, 最让人兴奋的一项发现是写在一块长木板上的洪门会的入会名录。这个名录在庙宇被拆毁前被 Mervyn Shung 珍藏家中, 几个月前由他的儿子 Geoffrey Shung 重新发现。这个文件叫做“扭(口)蘭打阜信士进洪门来馆底



开列”，会费是每人一磅另一元。此文件已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的学者翻译。该名录现藏于 Parkside 博物馆。



图 4 Geoffrey Shung (右) 所藏的洪门会入会名录

“在殖民地和联邦形成以后的澳大利亚，洪门会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华人社团中的一个——中国男性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该组织的成员，” 麦区文博士说。

“该社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国人生活的中心，也是一个互助互惠的组织。为取得欧洲人的尊敬，晚期它转化为中国互助协会。这些互助协会设立在 Albury 和 Hay, 可能在其他 Riverina 城镇也设有分属机构——门板上写着洪门的字样，一个 Albury 寺院里的互助协会招牌，现在藏于 Albury 图书馆和博物馆。Narrandera 的发现是该社团对 Riverina 中国人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 他说。

“当然不是所有的 Narrandera 的中国人都住在营地。城里有几家唐人店，比如东街上的 Sun Hong Shing (新宏盛，译音) 这一家有名的店铺。该店由 21 个中国人共同拥有，其中大部分人居住在香港，其余人住在 Sydney, Narrandera, Moree, Tingha, Glen Innes 和 Walgett。

“Narrandera 的店主是 Chu Hon (朱翰，译音)。东街上另一家店叫 Chun Cheong (真昌，译音) 兄弟店。他们晚些时候开的公司倒闭于 1910 年，但是 Chun Cheong 兄弟店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近一些的是由蔡(Choy) 家设立的洗衣店；该生意一直到今天仍以 Sunshine 干洗店的形式延续着。蔡家是 Grong Grong 附近有名的生意人。

证据表明当时的种族关系相当和睦。欧洲人也参加营地的中国新年庆祝。1899 年的中国新年，Sam Yett 邀请了镇上几个有名的人，招待他们以“出色”的晚餐。他们‘对中国人的好客深表赞赏。Sam Yett 对当地的慈善活动非常慷慨，当他 1903 年去世时，讣告中说：‘他对各种机构的援助都将被深切怀念’。

同样有名的是 Shung 家族, 他们是 Sam Yett 的亲属。他们在 Sam Yett 死后接管了他的店。1944 年五月死于 Narrandera 的 George Hock Shung (学商, 译音) 也是一个土地清理合同工。它的讣告中说他‘被所有认识他的人所尊敬’而且他对于医院和其他活动从来都是慷慨解囊。

“他的一个儿子 Keith, 死于 1950 年 8 月, 曾拥有一家快递公司。他和他的兄弟 Hilton 被公认为新南威尔士快递公司中最为出色的公司中的一家。Hilton 死于 1945 年, 当时他是澳大利亚空军, 在一空难中丧生。Mervyn, 剩下的那个兄弟, 直到 2006 年才去世。他是一个羊和羊毛分级工, 他的职业生涯长达 60 年。他的儿子 Geoffrey 现在还住在 Narrandera。

麦区文博士强调说, Narrandera 华人定居点只是当时华人生活过的城镇的其中之一。还存在着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的营站的各种类别记录—它们为对华人合同劳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详尽资料, 而我们不过窥探到了冰山一角。值得欣慰的是, 以上这些调查结果, 包括遗址, 已通过新南威尔士遗产办公室的在线资料库向公众开放, 这对于当地社团和学者, 以及吸引学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都将有极大的益处。

“最近 Narrandera 正在讨论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心, 说明 Narrandera 对保持其华人文化遗产兴趣正在日益增强。”

何洁译